

法新社驻北京记者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记者：罗曼斯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今天，的确可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且它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这是这里的观察家们中占优势的看法，不管他们对这个政权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今天，中国拥有热核导弹和原子弹，不会有人去叫谁去低估它的军事力量。然而，在一九二五年，外国租界的警察向中国的示威群众开枪；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仿佛上帝已经许诺要把中国这块土地给予日本似的。

一九四九年诞生的中国，在经历了直到建立前不久的混乱和军阀割据之后，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第二个符合事实的评价。

中国的公民们知道，现在治理着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中”的，是一个统一的当局。

在研究了人民中国

成立二十五周来的历程之后，第三个看法变得清楚了，那就是，所发生的动乱、阴谋和对抗最终只是导致更加加强共产党的完全和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本身又体现在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身上。

毛主席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

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政权似乎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阵线，包含了所有的进步和爱国力量，其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

那以后取得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

在一九四九年还是儿童或者还未出世的千百万红卫兵，被教导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政权自动发动来反对自己的机构的革命。

这个国家的稳定并没有因为从今年二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而在根本上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这个运动仍被人们看作是文化革命的继续。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要

再次跳出来，将还需要进行许多次同样的革命，来防止红色中国“改变颜色”。

因此，中国在诞生二十五年后，更加致力于不断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现在对我们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从二千五百年以前，甚至是在统一了全中国领土的第一个皇帝出现以前就已开始了的。

在急流险滩的航行中，伟大的舵手是毛主席，他的思想是方向盘。

史密斯说 中国粮食今年将获得大丰收

【合众国际社香港九月二十六日电】（高级编辑：查尔斯·史密斯）中国今年将获得创纪录的粮食收成。

尽管在一个主要产粮区发生了二十五年多来最大的洪水，以及在其它一些地区出现了旱情，但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家们确信，粮食产量将是这个共产党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历史上最高

的。密切注意中国农业生产的大多数人士确信，今年的产量将超过两亿六千万吨。某些人士认为产量可能高达两亿七千万吨。

据说过去三个月中在几个重要的产量区发生了洪水。最严重的是在东部沿海的山东省和江苏省。

据说过去几个月在许多地区经常出现旱情。主要产米区之一，

华南的广东省缺雨，但是由于采取了灌溉和其它蓄水的办法，可能帮助克服了这一困难。

专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许多分析家普遍认为，在过去几个非农业季节中搞起来的蓄水工程和采取的抗旱措施，现在正在收到效果。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似乎确信在她庆祝国庆二十五周年时能得到空前大丰收的原因。

【本刊讯】《新芬兰报》九月二十二日刊登沃尔约基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当前世界上的巴尔干问题》，摘要如下：

目前世界的政治局势已经使国际观察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巴尔干，大家知道，巴尔干历来是欧洲的致命地区。巴尔干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起来，一个直接原因是塞浦路斯危机以及它对美苏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就是说，很明显的是，甚至力量对比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微妙波动，都可能导致一连串致命的反应，因为当基础正在动摇的时候，各种有争端的老问题都会爆发出来。例如，世界上的主要报纸最近都注意了中国邓副总理发表的讲话，讲话暗示莫斯科正在伺机夺取巴尔干的那些现在还不在它控制之下的地区。

许多迹象表明，焦点最近已经转到巴尔干方面了：塞浦路斯危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希腊退出北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南翼可能被削弱，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铁托可能去世

《新芬兰报》文

《当前世界上的巴尔干问题》

或者辞职，巴尔干日益采取的进行国际访问的政策，以及克里姆林宫长期对罗马尼亚施加的压力，和关于得到通过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通道到保加利亚去的过境权的要求。

人们应该回顾华沙条约部队司令、苏联的雅库鲍夫斯基元帅最近对布加勒斯特的访问，在那里讨论了多布罗加问题。多布罗加通道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并且通过轨距和苏联轨距相似的一条铁路把苏联同保加利亚连结起来，这条铁路将从敖德萨经过罗马尼亚到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国际观察家们并不认为莫斯科想得到这条通道只是为了与贸易或者旅游有关的事实，而只是因为必要时它能够迅速地把苏联军队运到保加利亚去。

自从一九六八年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齐奥塞斯库一直坚

决反对莫斯科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并且最近同样反对修筑莫斯科所希望修筑的铁路。最近齐奥塞斯库再次反对勃列日涅夫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计划，并且反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更加紧密地依赖苏联。关于齐奥塞斯库不断进行抵抗的这些新消息是西方直接从匈牙利共产党党员那里得来的。

如果目前东南欧的力量对比的状况被改变，那么这将意味着对南斯拉夫的一种新威胁。根据今年的经验，著名的甚至是杰出的国家元首从舞台上消失已不足为奇了，例如，铁托由于死亡或者辞职而退出历史舞台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希望通过罗马尼亚的通道把它的军队派到保加利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军队连同已经驻匈牙利的苏联军队

一起，将对南斯拉夫构成一种严重威胁，并且是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手段。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家们非常了解所有这一切，因此铁托已经要求严厉惩办最近被揭露出来的地下共产党的成员。

支持莫斯科的这个秘密的组织的被揭露已经在南斯拉夫政府人士当中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和愤怒情绪，因为它和许多其他征兆一起考虑就可看出，苏联可能干涉巴尔干的政治，而且在铁托死后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

巴尔干问题也在下述方面与欧洲安全会议有关，即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不希望欧洲安全会议赞助和支持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按照这个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处于危险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给予帮助。

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讲坛上的观察家们正在更加密切注视巴尔干问题，因为最近的事态发展是明显的迹象和征兆，表明紧张局势正在暗中酝酿着。正如俗话所说：巴尔干·有动静，欧洲就嘎叽嘎叽地响。

罗德里克评中日航线正式通航

【美联社东京九月二十七日电】（记者：罗德里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邻国之间的民用航线将在星期日（二十九日）通航，客机将从北京和东京起飞作首航，有点处于冻结状态的中日关系将因而有所突破。

定期班机开始飞航的日子正是日中建交两周年。这件事将为加速有关渔业、航海和和约问题的谈判扫清道路。

在商谈航空条约期间，这些谈判停顿了几个月。台湾反对这条航线，而且对日本不承认它的中华航空公司为国家的航空公司感到愤怒，这就使得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接近于破裂。为了报复，台北停止了它的飞日本的班机，也不让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台北，尽管日本人提出了建议，但是至今还没有恢复飞航。

从下周起，中国的波音707S型飞机将在每星期二和星期五从北京起飞经上海前往大阪和东京，日本的DCS625飞机将在每星期一和星期三作相反方向的飞行。

另外，两国首都之间有直达航线。

北京—上海—大阪—东京线全程为七小时，其中中途停留一小时五十分。

虽然预料中日航线从利润方面说来在眼前会远不如已经中断的台湾—日本航线，但是它能使这两个以前的敌人更加接近的作用。观察家们预言，其结果是东京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记者以及同中国做买卖的商人的中心的重要性将增加。

这条新航线的通航还将为开辟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同中国的航线扫清道路。这些航线的开辟工作一直拖延着，等待中日先通航。

中日通航将标志着中国完全进入国际航空界。虽然它多年来同苏联、北朝鲜、北越、缅甸、巴基斯坦和法国之间有航线，但是多数是对方国家提供飞机，中国飞机只是接着在中国境内作飞行。

象在多数事情上一样，中国人一直不爱说明关于他们的国际航线的详细情况。

美参众两院通过八百多亿美元的军事拨款法案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五日电】参院昨天完成了国会关于创纪录的八百二十六亿美元的美国防御拨款法案的行动。

参院在经过简短的辩论之后，通过口头表决把这项折衷决议送交给白宫。众院于二十三日以二百九十三票对五十九票通过了这项法案。

虽然这项法案比福特政府所要求的要少四

十五亿美元，但是这是国会通过的数目最大的一项一揽子拨款法案。

这项法案比去年用于武器发展和采购以及国防部的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工资的拨款总数增加三十六亿美元。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三日电】美国众院今天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创纪录的八百二十六亿美元国防拨款法案，尽管有人反对这项

法案，认为其中暗藏着中央情报局的经费。

康涅狄克州民主党众议员贾埃莫说，早先的国防拨款法案将为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的秘密活动支付经费。

他说，大多数议员竟然都不知道中央情报局从这八百二十六亿美元的法案中得到多少钱和做什么用。

贾埃莫说：“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能够和应该继续利

用秘密活动颠覆其他国家的政府。我认为这是可耻的，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这样做。”

但是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马洪说，人们向他和特别拨款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说明中央情报局在法案中占有的经费是合理的。

马洪说：“我们当然不愿意把我们国家最内幕的秘密打电报告克里姆林宫。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秘密批发给美国人民而一点也不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知道。”

八百二十六亿美元的最后折衷拨款是两院联席会议在众院和参院原来的文本上改订的。

削减的数字包括美国给南越的九亿美元军事援助，即从政府原来要求的十六亿美元减到七亿美元。

美八月份外贸逆差十一亿美元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五日电】商务部今天宣布，美国八月份外贸逆差超过十一亿美元，这是外贸逆差最多的一个月。

用于进口石油的费用增加继续是这个国家贸易状况日益变坏的主要因素，不过这个月份工业制品的进口额也有很大增长。

八月份的进口额估计超过九十五亿美元，而出口额总数在八十四亿美元以下，这就使八月份成为这个国家连续出现外贸逆差的第四个月。八月份超过十一亿美元的逆差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出现逆差最高的一个月。

一九七四年头八个

月已经出现了总数为二十一亿美元的逆差。

八月份的外贸数字看来清楚表明美国一九七四年一定要出现巨额外贸逆差。

大概只有在对外国石油的需要大大下降或者出口活动有新的高涨的情况下这一前景才能改变，不过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中这两种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二十日电】美国政府今天报告说，美国消费品价格八月份猛涨百分之一点三，肉类、服装、抵押利息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价格带头急剧上涨，导致过去十二个月中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二十日电】最新的破产数字表明美国企业破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今天发表的美国法院行政处的年度报告说，到今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一年中，大企业破产的数字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

爱·肯尼迪宣布不参加七六年美国总统竞选

【美联社波士顿九月二十三日电】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今天说，他将不担任一九七六年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他说：“我不会接受提名，别人要我当我也不当。”他接着说：“我的主要责任是在家里。”

这位四十二岁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说，

他的决定是最后的，也是无条件的。

他说：“我不可能花全部时间从事总统竞选活动。”

肯尼迪是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已故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他们两人都是被暗杀的）的弟弟。他说，他是同他的夫人讨论后作出这个决定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

《苏联青年不愿去工厂而愿去机关工作》

产的工人。

逃避生产劳动 预料，苏联的文化和科学中心莫斯科的学生对于追求脑力工作比较感兴趣，而令人惊讶的是，各州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作出同样的回答。

据这份调查材料说，在乌拉尔地区西部的一个拥有近一百万居民的城市彼尔姆，十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一个人想当生产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

一些苏联社会学家解释说，学生们不愿去工厂工作，也不愿去农场工作有两种因素：第一，在苏联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工农的社会威

望特别低；第二，学生们都有一个改善他们的地位和“成名成家”的愿望。

当有人问到各种职业的声誉时，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八位，而钢铁工人的英雄形象出现在苏联的许多纪念物上；车工职业被列为第三十九位；苏联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另一种半传奇式人物拖拉机手的职业被列为第五十一位；而地位低贱的木匠被排到第六十八位。

脑力劳动的威望五种最有威望的职业都是属于脑力劳动性质的。该调查材料还发现，许多工人出身的父母不向他们的子女推荐

自己的职业。

据一份在雅罗斯拉夫尔进行调查的材料说，工人出身的父母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向他们的孩子推荐工人职业，在只有父亲一人当工人的家庭中，这种比例降到百分之四。

那些当职员或知识分子的父母对工人职业取“坚决否定”的态度。

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苏联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多应属于工人阶级。而工人子女要改变他们的地位是不容易的。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仍对他们的行业持否定的看法并认为他们的地位是暂时的。

讨论的问题 苏联报界正在讨论和教育制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二十六日电】（记者：鲍勃·霍顿）参议院规则委员会今天决定：在十一月国会选举以后再把它的关于是否确认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的建议提交参院全体会议讨论。

参院人士说，这是由于这个委员会等待得到关于洛克菲勒先生纳税情况的审查材料的时间比原先预料的要长一些。

在关于推迟的消息传出前不久，规则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坎农曾告诉记者说，他希望下周周中可以获得有关洛克菲勒纳税情况的材料——使规则委员会能够在十月十一日国会休会之前向参院全体会议提出它的建议。

这一事态发展使那些希望迅速确认以便洛克菲勒能够帮助他们争取再次当选的共和党人感到失望。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唐纳德·兰布罗）在为确认洛克菲勒而举行的听证会上，具有各式各样政治见解的批评者打断了三天来进行的基本上很顺利的答辩过程。

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黑人共产党人安吉拉·戴维斯、圣母大学法律学教授查尔斯·赖斯和一些其他人，在参院规则委员会举行的第四天的确认听证会上认为洛克菲勒没有资格担任副总统。

今天规则委员会主席、内华达州民主党人霍华德·坎农在听取了十二名公开证人的意见之后宣布听证会休会。他说，除非在国内税务局完成了关于洛克菲勒财产情况的报告之后有必要再次询问洛克菲勒，就不再举行听证会了。

坎农说，他不准备在关于洛克菲勒财产情况的调查完成之前在提名方面采取行动，而国会预定从十月十一日起休会，到选举以后再复会。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九日电】被指定的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今天说，他个人的财产是六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他还从拥有总共一亿二千万美元资产的信托公司那里得到额外的收入。

洛克菲勒是在国会批准他的任命的意见听取会之前发表这些数字的。他说，由于对他的财产进行错误的报道，他希望把事情搞清楚。

还建议减少高等学府的数目。

持相反的意见 迄今为止，苏联政府一直持相反的意见。教育部长维·彼·叶留金就在最近还坚持认为，准备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培养专家以便能满足科技革命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是重要的。

象库拉金一类人的观点对今后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有多大影响现在还无法估计。但是，即使那些主张恢复八年一贯制来增加工人阶级成员的鼓吹者赢得胜利，即使采取其他一些旨在迫使青年人到工厂参加工作的措施，学生们目前这种心理状态能否改变是值得怀疑的。

只要苏联存在高薪官员和高薪知识分子的特权阶层，学生们就想在这种社会阶梯上往高处爬。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十九日转载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加尔各答已成闹饥荒的城市。现在，数以千计的人，仅靠一片面包、或一碗米饭、或一个马铃薯、或从垃圾堆里捡出的残羹剩饭，勉强维生。

在这拥有九百万人口的都市里，生死看来仅存一线之差。目前，这一大城市危机四伏。在过去数月米，由于周围的西孟加拉地区及东边的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大闹旱灾与饥荒，成千上万惊恐的贫困农民，有如潮水般涌入市内。

大米和小麦等主粮的供应已告短缺。鱼、鸡、蔬菜和香料等，如今已成为数百万人可望不可及的东西。市场价格每周都在往上涨。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员、店员、教师和商人，生活变得一筹莫展。粮食方面，不论是价格、可用率、消费量以至其配量、味道或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困扰问题。救济人员和政府官员们全都感到焦虑不安。

假如说加尔各答一向是处于危险边缘，或一向被比喻为不幸之城，则今年的粮食问题尤令它陷入险境。今日之加尔各答犹如真空一般，每日都要吞没来自邦和中央政府的粮库的数以千吨计的米粮。今年，全国粮食生产更凄惨，存粮已减少，加尔各答各粮仓令人不安地日见空竭。

加尔各答仅靠显见脆弱而笨拙的配粮制度以生存。尽管加尔各答的统计数字一如印度其他地区之不可靠，

美报报道

印度加尔各答已成饥荒城市

但其粮食情况大致如下：

西孟加拉邦有九千三百万人持有配粮卡，其中八千五百万人属于加尔各答大区。这些人每周需用一天时间前往市内二千四百间粮店排队购买他们一周的口粮分配。

这个大城市的口粮分配不断减少。在一九七二年，每个加尔各答人每周尚有近八磅的定量分配粮食。由于这意味着日消费量至少有一磅小麦或大米，故在当时还被认为较为适当的定量。

到了一九七三年，口粮定量被减至每周四点六至四点八磅。今年又进一步削减为每周四点四磅，而目前看来，这也很不稳定。在七月底，主要的大米配量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而小麦配量却增加，以使一周的口粮定量不致低于四点四磅。儿童的口粮则只及上述数量的一半。

小麦配量是以面粉或杂粮方式发给的，以供捣碎后制成面包或其他印度食品。面粉亦常被用来伴同菜、肉或鱼粥一起煮食。大米是加尔各答人的日餐，而面制品则留作晚餐。

以前购买二点二磅的小麦，需付十七美分，若购同量的大米，则要付二十美分。但在公开市场上，小麦和大米的售价均为口粮定价的三倍以上。

加尔各答的粮食来自中央粮库和政府粮仓。由于印度正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加以政府的粮食收购分配制度现已处于紊乱状态，故加尔各答的官员们对如何供养该市一事，坦率表示忧虑。

然而，加深加尔各答困难的是成千上万名没有配粮卡的人。这批为数二十万的人，栖身于街头巷尾，他们把沟渠当做浴室。另有数以千计的人到处流浪。这一大批贫民、乞丐、流浪儿童和别的人家，已成为加尔各答的流动人口。这些人绝望而提心吊胆地生活在饥饿阴影的笼罩之中。

虽然官员们坚称加尔各答迄今尚无人死于饥馑，但每周都有数十人（或者是数百人）因患水肿、痢疾、霍乱和肺病而丧生。由一名外国修女主办的德勒撒圣母贫民院的修女阿格尼丝说：“人们正受尽苦痛，我们是亲眼看到的。生活确实很艰难，而且是愈来愈糟。物价飞涨，人们更要挨饿。”

一名外国救济人员也说：“以营养标准来说，这当中有些人本应死去的。你可以亲眼看到一些小孩吃草、老鼠以及池里的浮渣。”

一项调查还表明，百分之九十八的四岁以下儿童，是营养不良的，而且，加尔各答人普遍患有严

重的维生素缺乏症。

最触目惊心的饥荒情景亦随处可见。如一名小孩眼巴巴望着另一小孩吃冰淇淋，当后者吃完后把棍条扔进水沟时，前者就一把抓起来舐食。……再如在“荷拉桥”上，一名妇人坐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中央，在捡拾路过卡车上遗落的米粒。

加尔各答的严重粮荒，是邦和全国粮食生产落后的直接后果。化肥的严重匮乏，供抽水机和运河、水井灌溉动力使用的柴油已告枯竭，加之旱涝两灾，无疑令粮食生产大为受害。

政府拙劣而无效率的粮食政策，兼且又有黑市交易、囤积居奇及通货膨胀的作祟，更进一步打击了粮食生产。西孟加拉邦拥有六千万人口，属于印度最多灾难的一个邦，从农民身上征收的大米，甚至低于原指标五亿吨的三分之一。这五亿吨原是邦政府企求以固定价格收购的数量，以便供养加尔各答地区和其他缺粮区的。

但西孟加拉邦富裕的地主和商人对于邦政府提出的动用存粮要求，根本不加理睬，主要因为囤积粮食和偷运越境的利润特大。此外，邦政府亦未能采取严峻措施以对付这班富裕的地主和商人，因为他们是执政的国大党在政治上强大的捐助者。

西孟加拉邦境内灵巧而有力的过渡性质措施已陷入政治束缚中。土地丧失现象正以惊人的方式增加。据估计，丧失土地的农业劳动者从一九六一年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跃升至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六。

萨达特向美全国广播公司发表电视谈话

说埃及希望在十月中旬前同苏达成一项新的武器协议

【美联社纽约九月二十四日电】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说，他将交给美国一张价值二十一亿美元的石油账单。他说这些石油是以色列从西奈夺走的。

安瓦尔在接见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的第二部分谈话中说，“我将从何处得到这笔钱呢？”

“从你们那里。我准备要你们付这笔钱。”

电视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说，“你再说一遍，这样我就可以领会你话中的意思了。你将向我们要什么？”

萨达特回答说，“我将要你们支付以色列从西奈夺走的价值二十一亿美元的石油。”

沃尔特斯小姐又问，“这就是在你可能访问（美国）时将向福特所要的东西吗？”

萨达特说，“当然

是这样，我将提出这个问题。”

萨达特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说，他目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举行首脑会议，即使后者愿意的话。

萨达特说，他仍然信赖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并深信他有着处理中东局势的能力。

然而，萨达特说，埃及希望在十月中旬前同苏联达成一项新的武器协议。他还说，他还向法国和英国，而未向美国，要求给予武器。

他说，“……我不想给你们提出难题，我宁愿我们现在集中解决整个问题，而不是试图从你们那里购买武器。”

勃列日涅夫会见路经苏联的阿萨德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二十七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书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阿萨德。

谈话中就进一步发展苏联与叙利亚、苏共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间

的双边关系、中东形势以及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详尽地交换了意见。谈话是在苏叙关系特有的亲切和充分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

率领叙利亚党政代表团前往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阿萨德今天已经离开莫斯科。

【法新社贝鲁特九月二十六日

电】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一位领导人阿布·马赫尔二十六日在贝鲁特宣布这个运动退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

阿布·马赫尔——他是人阵在这个委员会里的代表——在贝鲁特郊区的一个巴勒斯坦营地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人阵已作出了这个决定，“以便不承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犯的历史性偏向的责任，以及不承担最近发生的美国一巴勒斯坦接触的责任”。

他回答一个问题时指出，“拒绝阵线”（反对和平解决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其他成员组织——吉布里勒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和倾向于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解放阵线——将在适当的时候说明它们与人阵的立场相类似的立场”。

他强调退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并不意味着退出巴勒斯坦组织所属的所有机构。

【法新社贝鲁特九月二十六日电】巴勒斯坦领导人今天要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重新考虑它退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的决定。

在人阵宣布退出后的几小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在这里发表公报说，它对这个决定感到遗憾，这个决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对敌人进行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时刻”作出的。执委会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上都取得了成功”——这是指埃及和叙利亚共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以及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联大辩论。

执委会接着驳斥了人民阵线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说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同美国国务院代表进行了接触。

执委会说，这种说法是“根据假的情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对人民阵线的退出感到遗憾」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宣布退出巴解放组织执委会

埃及国防部长到叙举行军事会谈

并会见阿萨德和阿拉法特

【中东社开罗九月二十四日电】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伊斯梅尔·阿里元帅今天下午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

伊斯梅尔率一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了四天访问，访问期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接见了他三个小时。

在这次访问期间举行了数次重要的军事会谈，埃方参加会谈的有伊斯梅尔和陪同他访问

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叙方参加会谈的有国防部长塔拉斯和叙高级官员。会谈中研究了军事形势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为叙埃两条战线的共同计划进行全面协调。

伊斯梅尔在塔拉斯陪同下访问了叙利亚阵线，视察了前沿阵地，会见了官兵，访问了库奈特拉城。

访问期间，伊斯梅尔还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

袁晓园《致台湾“国大代表”的一封信》

我并不是说，祖国目前的经济建设，在此短短的这二十五年，已经好到尽美尽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需要，那是不可能的事。人民政府知道得清清楚楚，从不作虚张的夸耀，但是我们体会到：这样一个民众众多的国家，人人能了解政治对他们的切身利益，人人了解工作的目的，人人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再有明确政策和路线之导引，全国人民整齐步伐，努力全面迈进，那就象火车发轫，是会越走越快的，国家一天一天地富强起来，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对于国际事务，中国的地位会一天比一天重要，中国人民是有无比的信心的。

我们看看台湾经济走的是什么道路。

台湾是向着殖民地式的经济发展，是替外国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资本进入台湾，享受廉价劳动，榨取台湾资源，目前台湾负着沉重外债，巨大入超，农民承受着压肩的重税，涌入城市，出卖廉价劳动。大官、富贾、财阀、买办勾结一团，营私舞弊，良家妇女数以万计地沦为娼妓，这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媚外崇洋之鄙行以及经济恶性发展等等严重之反映。这种情况和一九四九年前上海的繁荣，又有什么分别？

有一天局势不妙，外国资本家抽后腿来得个快，台湾的繁荣就会整个垮台。

经济崩溃自会引起政治动乱，到那时，特权阶级，外国有的是存款，驾着专用飞机溜到外国享福去了，有钱的富商大贾国外也都早有布置，有的是钱，包得起飞机，到海外当寓公，也满写意。

你们呢？人民大众呢？谁管你们？不该好好地想想吗？

讲到反孔尊孔的斗争，台湾当局是以“卫道者”自居，大擂大鼓地死拉着反进步、反人民、反时代的孔孟之道不放，任何学说原本离不开时代背景，他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可“犯上”不得“作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理论，原是为古老时代奴隶主服务，后来竟被后世历代统治阶级御用了，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又开发得很早，以中国人的智慧、勤劳、朴实、勇敢的优良民族性，中国早就应该成为一个有高度发展、富强昌盛的国家，何致于到后来竟弄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这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作祟，

★ * ★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十一日刊登一则报道，题目是：《对大学教员学生觉醒胆颤心惊 蒋帮迫害知识分子 台大解聘四位教授 毛主席著作和鲁迅著作近几年在台湾秘密流传》，全文如下：

据台湾来港人士透露，台湾蒋介石集团正加紧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继去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被迫害事件之后，今年暑假蒋帮又把台大哲学系的赵天仪、王晓波、黄天成一等四位教授解聘。消息来源说，原来解聘的共有八位教员，经台大其它院系十多位系主任联名写信抗议之后，才被迫暂时恢复了其中四人的教职。

据这位知情人士说，近年来，毛主席著作、鲁迅著作以及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不少人暗中阅读。两年前开始，已有人秘密翻印鲁迅著作。台湾同胞的觉醒，使得蒋帮胆颤心惊，他们正一步步加紧对大学教员和大学学生的控制压迫。这次台大哲学系的大解聘，绝不是孤立的事件。

台大哲学系历年来都是蒋帮特务机关所注意的对象。因为三年前台大展开保钓运动的时候，哲学系就有不少学生积极参加。过了不久，蒋帮《中

论语教人怎样治天下呢？是要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数人去统治“种五谷、劳四体”的绝大多数人民，这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终身替百分之十的官士、地主服务到底，官、士、地主，他们又忙些什么呢？他们忙着做文章，考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剥削农民，增加财富去了，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受着生活压迫、精神桎梏，逼着他们安贫认命，就这样地冻结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推进力，此所以在孔教盛行了两千多年期间，中国没有什么伟大的创造，社会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今天中外人士到祖国大陆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新面貌”。这是由于人民政府真心做到“唤起民众”。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群众广大的智慧突出黑暗而浓厚的云层，大放光明，壮志豪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保卫疆土作出贡献，被封建社会蹂躏欺压的女人也以无比的自尊心，意气昂扬地和男子平等并肩地挑起撑半天的担子。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新面貌”的泉源，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表现，因为创造中国文化的并不是孔孟之辈，而是劳动人民。

由于中国广大人民，有了新的意识形态，新社会就充满了蓬勃朝气，人人以做一个新中国人民而自豪，这种“公字当头”、“人定胜天”的精神，就是新中国无法估计的力量，也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这种力量！

至于台湾，由于一切依赖外国、经济畸形发展，人民没有生活目标、外国的消费文化缤纷涌入，谈论国事，就会“招灾惹祸”，“人人苦闷少开腔”。酒色财情，吃喝玩乐赌，看相占卜，生意兴隆，拆屋建庙，民情激愤，真是霓虹灯下，掩覆着一片乌烟瘴气！

不论台湾情况是如何地颓废沉迷、徬徨失措，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人民政府与人民极为关怀注意。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也是一定要实现的一件大事，时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加以阻止。和平统一是人民的希望，但不是祈求。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台湾主政当局，果能幡然捐弃成见，秉承中山先生和平统一之遗志，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那是符合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就是他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就

不是局处台岛以小天地终其身的地位可比了！果然那样，和他们曾经坐在一块开过和谈会的老朋友，以及全国人民，对他们、对你们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卓越行为，一定会备至尊敬，并亲切地欢迎。我们虽觉赧颜，做过被人民“斥逐”的代表，到那时也可稍赎前愆，和全国人民欢然无间地共同庆贺全国大统一的盛会了。

万一这仅是个人希望的幻想，我相信你们和台湾爱国同胞也会尽力争取国家统一之及早实现。你们一定同意：忠君、忠王、忠于王子、忠于一个家族或忠于一个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忠忱应当放在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上，只要你们有决心，没有走不通的路。当然我了解你们处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的环境下，想挣脱箝制，也至不易。我对你们的处境万分同情，要是你们一时无法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可以让你们在外面的孩子、亲友到祖国大陆，去替你们看看，听听他们对你怎么说，你们就确知谁的言论荒谬，谁的言论不荒谬了！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生长到老的人，也是一个对线订书有情感的人，虽然力求进步，但仍不免有些栈恋象牙塔，现在横来一只鼠爪，把我搔醒，把我推在大是大非之前，那么我就要在这个机会倾吐我衷心之言，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一贯的观点与想法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但并不能把已成习惯的想法，就认为一定“对”，违背习惯的观点就一定是“错”。为热切关心祖国，为急迫地要以目证耳，故在情况一有可能之下，就“冒险”（这是别人劝阻我的语词）回国观光探亲。没有进去的时候怕不让进去，既进去了，又怕不让出来。心上一大堆的怕、怕、怕，结果被祖国一番亲切关怀冲洗得干干净净。你们以及住在台岛里面的人，心头一定堆着更多的怕，这是多年来受着诽谤流毒所致，只有跟我一样，亲自回到祖国试一试，就确信祖国是可爱，绝不可怕了！如果你们能冲破难关，走上光明之路，一定会得到人民热忱欢迎和政府的礼遇与关照。试想，你们如能在有生之年回到长久想望的本乡故里和家人父老共话桑麻，共庆升平，享受中国有史以来梦想而从未实现的国富民强的愉快生活，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年满腹凌云志，今日无人不白头”。对当前祖国统一、爱国一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写于纽约郊外东倒西歪屋（完）

★ * ★

香港《文汇报》报道 蒋帮迫害台湾知识分子

央日报》到处宣传偷生苟活的《小市民的心声》，又被该系教员陈鼓应、王晓波等人写文章抨击。等到前年底在台大校园里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哲学系的一些师生又慷慨陈辞，严厉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帮的媚外买办行径，揭露蒋帮倚赖外资，把台湾沦为外国的经济和文化殖民地，使农村破产，社会风气日益衰败。这些抨击令蒋帮的“警备总部”慌了手脚，便把这群师生用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后因惧于民愤，才迫不得已表面把他们释放，改用其他迫害办法，包括关闭台大哲学研究所，下令停止招生；把陈鼓应解聘，送到“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研究”，佯示“宽大”，实际上是就近监视，不许陈公开演说与发表文章；王晓波本来也是被解聘，后来虽得到复职，但蒋帮的“警总”规定他不得接近学生、不准写文章，也不许参加校内任何活动。另外，蒋帮还撤换了哲学系代系主任赵天仪，换了一个唯命是听的蒋帮爪牙，对台大哲学系

师生继续进行政治迫害。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蒋帮爪牙突然召开“紧急座谈会”，制造政治迫害的舆论，说甚么哲学系“已被共党分子攻占”、“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确路线”，因此他必须加以“揭露”，以“救亡图存”云云。“座谈会”过后不到几个月，果然发生新的迫害事件，哲学系的八名教员便被解聘。

【本刊讯】纽约出版的《历史》（中文）七月二十日一期以《台湾点滴》为题报道：

继台大师生案后，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讲师曾祥铎又被捕了。曾讲师被捕的“理由”是：（甲）他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论文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现势》，参考了大陆的资料。（乙）他上课时告诉学生中共建了长江大桥，老百姓虽苦却做个中国人，使中国有国格。去年十一月底开庭，曾祥铎坚不认罪，他说资料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看的。他的指导教授李守孔（台大文学院的国民党党代表）出庭作证说题目

是他指定的，并且证实了所引用的资料是经过申请的。曾祥铎否认理由（乙）。

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工会与文化工作会拟定了一个“肃清毒素思想办法”，对文化界进一步“加强整肃歧异分子”。二十多年来，各大报早已由“安全室”控制言论，现在则无论大小私营报业均遍设“安全室”以管制舆论。有一个叫《太平洋》的杂志，出了一期便夭折了，只不过因为里面刊出一篇有关台北市议员候选人的报道——大部份是介绍国民党的候选人，党外人士介绍了二位——却因而遭到停刊，中央党部文化工作会主任委员吴俊才很干脆地下令：“政治性的读物最好不要办，否则……”，该杂志发行人邓先生被“否则……”下面的话吓得魂不附体，《太平洋》便呜呼哀哉了。

学校方面也因抓怕了而呈一片死寂，政大派了个大特务当校长（李元簇曾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官和国防部军法处长，专派特务抓来的政治犯，被他判死刑和坐牢的无以计数），台大则是党代表阎振兴主持校务（阎每周出席国民党中常会二次，以报告台大近况及听候党方指示）。

袁晓园《致台湾“国大代表”的一封信》

我并不是说，祖国目前的经济建设，在此短短的这二十五年，已经好到尽美尽善，能够满足我们一切需要，那是不可能的事。人民政府知道得清清楚楚，从不作虚张的夸耀，但是我们体会到：这样一个民众众多的国家，人人能了解政治对他们的切身利益，人人了解工作的目的，人人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再有明确政策和路线之导引，全国人民整齐步伐，努力全面迈进，那就象火车发轫，是会越走越快的，国家一天一天地富强起来，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对于国际事务，中国的地位会一天比一天重要，中国人民是有无比的信心的。

我们看看台湾经济走的是什么道路。

台湾是向着殖民地式的经济发展，是替外国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资本进入台湾，享受廉价劳动，榨取台湾资源，目前台湾负着沉重外债，巨大入超，农民承受着压肩的重税，涌入城市，出卖廉价劳动。大官、富贾、财阀、买办勾结一团，营私舞弊，良家妇女数以万计地沦为娼妓，这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媚外崇洋之鄙行以及经济恶性发展等等严重之反映。这种情况和一九四九年前上海的繁荣，又有什么分别？

有一天局势不妙，外国资本家抽后腿来得个快，台湾的繁荣就会整个垮台。

经济崩溃自会引起政治动乱，到那时，特权阶级，外国有的是存款，驾着专用飞机溜到外国享福去了，有钱的富商大贾国外也都早有布置，有的是钱，包得起飞机，到海外当寓公，也满写意。

你们呢？人民大众呢？谁管你们？不该好好地想想吗？

讲到反孔尊孔的斗争，台湾当局是以“卫道者”自居，大擂大鼓地死拉着反进步、反人民、反时代的孔孟之道不放，任何学说原本离不开时代背景，他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可“犯上”不得“作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理论，原是为古老时代奴隶主服务，后来竟被后世历代统治阶级御用了，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又开发得很早，以中国人的智慧、勤劳、朴实、勇敢的优良民族性，中国早就应该成为一个有高度发展、富强昌盛的国家，何致于到后来竟弄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这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作祟，

论语教人怎样治天下呢？是要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数人去统治“种五谷、劳四体”的绝大多数人民，这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终身替百分之十的官士、地主服务到底，官、士、地主，他们又忙些什么呢？他们忙着做文章，考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剥削农民，增加财富去了，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受着生活压迫、精神桎梏，逼着他们安贫认命，就这样地冻结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推进力，此所以在孔教盛行了两千多年期间，中国没有什么伟大的创造，社会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今天中外人士到祖国大陆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新面貌”。这是由于人民政府真心做到“唤起民众”。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群众广大的智慧突出黑暗而浓厚的云层，大放光明，壮志豪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保卫疆土作出贡献，被封建社会蹂躏欺压的女人也以无比的自尊心，意气昂扬地和男子平等并肩地挑起撑半天的担子。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新面貌”的泉源，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表现，因为创造中国文化的并不是孔孟之辈，而是劳动人民。

由于中国广大人民，有了新的意识形态，新社会就充满了蓬勃朝气，人人以做一个新中国人民而自豪，这种“公字当头”、“人定胜天”的精神，就是新中国无法估计的力量，也是任何国家所没有的这种力量！

至于台湾，由于一切依赖外国、经济畸形发展，人民没有生活目标、外国的消费文化缤纷涌入，谈论国事，就会“招灾惹祸”，“人人苦闷少开腔”。酒色财情，吃喝玩乐赌，看相占卜，生意兴隆，拆屋建庙，民情激愤，真是霓虹灯下，掩覆着一片乌烟瘴气！

不论台湾情况是如何地颓废沉迷、徬徨失措，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人民政府与人民极为关怀注意。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也是一定要实现的一件大事，时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加以阻止。和平统一是人民的希望，但不是祈求。台湾海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的障碍。台湾主政当局，果能幡然捐弃成见，秉承中山先生和平统一之遗志，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那是符合人民大众的意愿的。就是他们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就

不是局处台岛以小天地终其身的地位可比了！果然那样，和他们曾经坐在一块开过和谈会的老朋友，以及全国人民，对他们、对你们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卓越行为，一定会备至尊敬，并亲切地欢迎。我们虽觉赧颜，做过被人民“斥逐”的代表，到那时也可稍赎前愆，和全国人民欢然无间地共同庆贺全国大统一的盛会了。

万一这仅是个人希望的幻想，我相信你们和台湾爱国同胞也会尽力争取国家统一之及早实现。你们一定同意：忠君、忠王、忠于王子、忠于一个家族或忠于一个个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忠忱应当放在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上，只要你们有决心，没有走不通的路。当然我了解你们处于“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的环境下，想挣脱箝制，也至不易。我对你们的处境万分同情，要是你们一时无法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可以让你们在外面的孩子、亲友到祖国大陆，去替你们看看，听听他们对你怎么说，你们就确知谁的言论荒谬，谁的言论不荒谬了！

我是一个在旧社会生长到老的人，也是一个对线订书有情感的人，虽然力求进步，但仍不免有些栈恋象牙塔，现在横来一只鼠爪，把我搔醒，把我推在大是大非之前，那么我就要在这个机会倾吐我衷心之言，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改变自己一贯的观点与想法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但并不能把已成习惯的想法，就认为一定“对”，违背习惯的观点就一定是“错”。为热切关心祖国，为急迫地要以目证耳，故在情况一有可能之下，就“冒险”（这是别人劝阻我的语词）回国观光探亲。没有进去的时候怕不让进去，既进去了，又怕不让出来。心上一大堆的怕、怕、怕，结果被祖国一番亲切关怀冲洗得干干净净。你们以及住在台岛里面的人，心头一定堆着更多的怕，这是多年来受着诽谤流毒所致，只有跟我一样，亲自回到祖国试一试，就确信祖国是可爱，绝不可怕了！如果你们能冲破难关，走上光明之路，一定会得到人民热忱欢迎和政府的礼遇与关照。试想，你们如能在有生之年回到长久想望的本乡故里和家人父老共话桑麻，共庆升平，享受中国有史以来梦想而从未实现的国富民强的愉快生活，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年满腹凌云志，今日无人不白头”。对当前祖国统一、爱国一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写于纽约郊外东倒西歪屋（完）

香港《文汇报》报道 蒋帮迫害台湾知识分子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十一日刊登一则报道，题目是：《对大学教员学生觉醒胆颤心惊 蒋帮迫害知识分子 台大解聘四位教授 毛主席著作和鲁迅著作近几年在台湾秘密流传》，全文如下：

据台湾来港人士透露，台湾蒋介石集团正加紧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继去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被迫害事件之后，今年暑假蒋帮又把台大哲学系的赵天仪、王晓波、黄天成一等四位教授解聘。消息来源说，原来解聘的共有八位教员，经台大其它院系十多位系主任联名写信抗议之后，才被迫暂时恢复了其中四人的教职。

据这位知情人士说，近年来，毛主席著作、鲁迅著作以及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在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不少人暗中阅读。两年前开始，已有人秘密翻印鲁迅著作。台湾同胞的觉醒，使得蒋帮胆颤心惊，他们正一步步加紧对大学教员和大学学生的控制压迫。这次台大哲学系的大解聘，绝不是孤立的事件。

台大哲学系历年来都是蒋帮特务机关所注意的对象。因为三年前台大展开保钓运动的时候，哲学系就有不少学生积极参加。过了不久，蒋帮《中

央日报》到处宣传偷生苟活的《小市民的心声》，又被该系教员陈鼓应、王晓波等人写文章抨击。等到前年底在台大校园里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哲学系的一些师生又慷慨陈辞，严厉指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帮的媚外买办行径，揭露蒋帮倚赖外资，把台湾沦为外国的经济和文化殖民地，使农村破产，社会风气日益衰败。这些抨击令蒋帮的“警备总部”慌了手脚，便把这群师生用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后因惧于民愤，才迫不得已表面把他们释放，改用其他迫害办法，包括关闭台大哲学研究所，下令停止招生；把陈鼓应解聘，送到“国际关系研究所”做“研究”，佯示“宽大”，实际上是就近监视，不许陈公开演说与发表文章；王晓波本来也是被解聘，后来虽得到复职，但蒋帮的“警总”规定他不得接近学生、不准写文章，也不许参加校内任何活动。另外，蒋帮还撤换了哲学系代系主任赵天仪，换了一个唯命是听的蒋帮爪牙，对台大哲学系

师生继续进行政治迫害。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蒋帮爪牙突然召开“紧急座谈会”，制造政治迫害的舆论，说甚么哲学系“已被共党分子攻占”、“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确路线”，因此他必须加以“揭露”，以“救亡图存”云云。“座谈会”过后不到几个月，果然发生新的迫害事件，哲学系的八名教员便被解聘。

【本刊讯】纽约出版的《历史》（中文）七月二十日一期以《台湾点滴》为题报道：

继台大师生案后，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讲师曾祥铎又被捕了。曾讲师被捕的“理由”是：（甲）他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论文为《中国共产党和国际现势》，参考了大陆的资料。（乙）他上课时告诉学生中共建了长江大桥，老百姓虽苦却做个中国人，使中国有国格。去年十一月底开庭，曾祥铎坚不认罪，他说资料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看的。他的指导教授李守孔（台大文学院的国民党党代表）出庭作证说题目

是他指定的，并且证实了所引用的资料是经过申请的。曾祥铎否认理由（乙）。

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工会与文化工作会拟定了一个“肃清毒素思想办法”，对文化界进一步“加强整肃歧异分子”。二十多年来，各大报早已由“安全室”控制言论，现在则无论大小私营报业均遍设“安全室”以管制舆论。有一个叫《太平洋》的杂志，出了一期便夭折了，只不过因为里面刊出一篇有关台北市议员候选人的报道——大部份是介绍国民党的候选人，党外人士介绍了二位——却因而遭到停刊，中央党部文化工作会主任委员吴俊才很干脆地下令：“政治性的读物最好不要办，否则……”，该杂志发行人邓先生被“否则……”下面的话吓得魂不附体，《太平洋》便呜呼哀哉了。

学校方面也因抓怕了而呈一片死寂，政大派了个大特务当校长（李元簇曾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官和国防部军法处长，专派特务抓来的政治犯，被他判死刑和坐牢的无以计数），台大则是党代表阎振兴主持校务（阎每周出席国民党中常会二次，以报告台大近况及听候党方指示）。